

终 · 结 · 者 · 译 · 丛

主 编  
周 亮 许 钧

[美] 劳伦斯·卡弘 著  
冯克利 译

# 哲学的终结

The Ends of  
Philoso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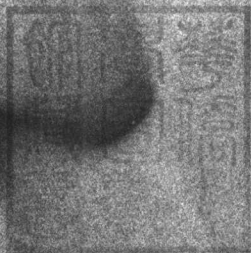
江苏人民出版社

终 · 结 · 者 · 译 · 丛

B5  
2K115

主 编  
周 宪 许 钧

[美]劳伦斯·卡弘 著  
冯克利 译



# 哲学的终结

The Ends of  
Philosophy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的终结/[美]卡弘著;冯克利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终结者译丛/周宪,许钧主编)

书名原文:The Ends of Philosophy

ISBN 7-214-03007-1

I. 哲... II. ①卡... ②冯... III. 哲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35902号  
-----

- 书 名** 哲学的终结  
**著 者** [美]劳伦斯·卡弘  
**译 者** 冯克利  
**责任编辑** 杨全强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3.5 插页2  
**字 数** 326千字  
**版 次** 2001年9月第1版,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007-1/B·53  
**定 价** 22.0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终结者译丛序

周宪 许钧

凡事总有始终。过程被淡忘乃是常有的事，但始与终倒总是印象深刻。道理很简单，在时间的生存体验中，段落和节奏必显出过程始终。所谓起始者，指事之不必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发生者；所谓终结者，乃事之上承某事而下无他事其后者。亚里士多德如是说。

太阳升起落下，海水涨潮落潮，生命诞生死亡，王朝更替兴衰……旧的终结意味着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又必脱胎于旧的终结。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此乃生活世界之真谛。因为没有起始与终结，世界便凝固不动了，生命便归于永恒的沉寂。

新千年的到来，别有一番意蕴。虽说这不过是时间长河中一个平平常常的点，但在纪年的意义上，却带有某种深层的历史感。惟此开启了新，所以也就终结了旧。

然而，终结感并非千年逝去的关口方才出现。60年代以后，“转向”一词在西方学界颇为流行。罗蒂“语言的转向”一语既出，种种“转向”纷至沓来，诸如“解释的转向”、“文化的转向”、“批判的转向”、“视觉的转向”等等。究其“转向”义，大有宣判终结之嫌。与“转向”一词同时出现的是各种“后……”的标识，所谓“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后福特主义”、“后信息时代”、“后启蒙时代”等等，莫衷一是。何谓“后”？不就是标志着“上承某事而下无他事其后者”吗？从“转向”到

“后……”，必然引出“终结”，诸种“终结”的理论一时热闹起来，什么“历史的终结”、“主体的终结”、“艺术的终结”……仔细琢磨，西方知识界热衷于命名各种“转向”、“后……”和“终结”，看来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反观种种“终结”图景，社会发展变迁的脉络赫然眼前。所以说，谈论“终结”，不啻于奠基新起点。

基于此一理念，本丛书聚焦于西方学界晚近热门的种种“终结说”，从哲学、社会、艺术、教育、性别观念、生产方式等诸多层面，揭窠当代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种种激变。虽然这些著述的基本主题同是“终结”，但各方写家观点纷然杂陈，不仅所涉论题千差万别，而且所持观念立场亦大相径庭。激进观念有之，保守学说有之，兼而有之者亦不乏其人。进一步，在不同见解和陈述中，我们又不难瞥见其中某些“终结”之历史的和逻辑的关联。诚然，方家诸说未必总是在理，也未必合乎中国国情，但不过兼听则明。虚心聆听各路人士的高头讲章，或许有助于开启我们的深入思考。

英伦小说家福斯特有小说名曰《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此书名颇有趣：“房间”本无“风景”，只有位置和朝向；然则，位置和朝向差异，所见景观异趣迥然。“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当视野宏阔，奇观异景尽收眼底。说实话，我们选编这套丛书的初衷，便是为有兴趣的读者打造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吁请各位看官步入其内，以各自好奇而探索的目光，去打量那种不同的“终结”景观。

至于说，所选篇什到底藏着什么“风景”，这答案只能留待睿智的读者去追寻了。

谨序。

2001年9月于古城南京

**The Ends of Philosophy**

Copyright ©1995 b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1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1999-085号

# 目 录

导 论	1
1 哲学的问题	28
2 唯实论和哲学知识	56
3 皮尔斯的(反)唯实论	120
4 非基础主义的唯实论	166
5 尼采的自然主义认识论	190
6 维特根斯坦的社会相对主义	232
7 巴奇勒的客观相对主义	276
8 德里达的符号相对主义	314
9 罗蒂的反哲学实用主义	357
10 哲学的目的	387
结 语	418
文献目录	423

## 导 论

1

在制定哲学任务时,如果虚怀若谷,人们可以很出色地完成这些任务,并且没有必要作多少辩解。哲学家使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各种思想和学说。他们澄清我们的观点,揭示出前后不一的地方。他们建议一些新的认识和解释的可能。他们向我们讲授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啃啃他们的著作,可使我们的理性之齿更加锋利:哲学可以让我们变得更聪明。在我们所说的自由主义教育中,哲学是其中的重要一员,是社会希望代代相传的一种重要的知识体系。哲学思想偶尔也会进入内阁会议、董事会以及政治集会。哲学是位可敬的公民,她在文化共同体中的身份是无可置疑的。

不过这仅限于我们不那么道貌岸然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制定哲学任务时没了平常心,哲学就会变成自命不凡的事情,再也没有为自己辩解的理由。不是想搞清楚某些真理,而是想掌握全部真理、最普遍或最根本的真理——这个意义上的哲学,是堂吉诃德式的和荒谬的,它反映着一种自命不凡的危险态度。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上演的既有喜剧也有悲剧,我们或者享受动物的满足和无所用心的简单生活,或者为事关人命的选择承担责任,用怀特海的话说,在这个“仙女翩翩起舞,而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世界上,哲学家怎敢奢谈理解整体,就算是它最抽象、最简单的轮廓呢?面对无穷流逝着的巨大现象,探路者恰似来去匆匆的过客,或用圣比德



(The Venerable Bede)的比喻说,就像在黑夜中穿过有灯光的房间又遁入夜色的飞鸟,我们又如何能够对它取得全面认识呢?我们怎么能够指望知道而不仅仅是设想何为根本的、终级的或本初的呢?当最深刻、最全面的理解的努力为了增加自己的分量,把万物同自己一起置于天平的一端时,它自身的问题也会接踵而至。

这种被称为哲学的蠢行是什么呢?不管它是什么,它都不是专业化的愚蠢思想。哲学反映着理解最高远和最深层的、最根本和最终的事物的努力。哲学探索的是最终极、最全面的事物,因而也是最无限制、最不确定的东西。如果哲学是荒谬的,那么探索,即求知的努力,像它所效力的人类精神一样,也和荒谬扯在了一起。就我们的记忆所及,探索的行为几乎一直在超越熟悉的、地域性的和确定的事物,深入到它的补给线达不到的地方。哲学是试图超越其手段的探索,就像一架喷气式飞机试图飞到大气层以外。有些人的反应是,他们希望给探索划定一条不能逾越的界线,为了它自身的利益,禁止它走得太远。然而,如何在空气中划一条界线?这种事和它想禁止的事情一样令人望而却步。那些想限制哲学的聪明人,和其他人一样不聪明。这些其他人毕竟也是哲学家。

当然,求知是这个世界上最普通的事情。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并无神秘性可言,生活没了它,便不成其为生活。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求知,而是当求知行为因其性质使然,向更高或更深处探索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我们把求知推向深远时,当我们不是想知道何种原因引起了这事或那事,而是想知道何种原因引起了一切事情时,我们便发现自己脱离了共同的寻常生活中的常规,来到了一片无规律的疆域。那里游客不断,并且一直如此;那里也有他们留下的各种旅行图。但是那里不存在定律,没有多少成规,没有多少熟悉亲切的事物。那儿有一些在难以征服的国度里寻找出路的人。如果哲学家选择接受它,那么这就是他生活的地方。

当然,风险只是精神上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哲学家是些给国家或私人的非营利组织干活的教授,举止非常温顺。这没有什么不对。少数天才有可能不管各种制度的限制,喜欢孤僻或放浪不羁的生活。不过我们大多数人如果没有群体的限制或社会化的工作,将会无所归属,或至少是过着一种没有用处的不合群生活。教育希望把哲学家说得和凡人一样。因此,哲学家在日常生活方面亲切一些也许不无好处。然而这种亲切不是指哲学家的思想。哲学思考需要自由,即对它不能进行领导,它要的是孤独、自由的生活,就像歌里唱的,“一无所有,只要再说点什么。”哲学家精神上漂泊无着,特立独行,即使他们最后得出一切思考都有其社会性的结论。查尔斯·皮尔斯这位美国的哲学天才,便有这样的尴尬,他根据一个排斥他的群体来定义真理。<sup>1</sup>

3

在令人产生误解但已成为习惯称呼的“西方”,哲学的发明一般被归功于古希腊人。我们追溯探索精神从它更为古老的家园,即营造之类的实践领域向外扩张,开始思考万物的性质和起源这些过去一直属于艺术和宗教领域的终极问题,这时我们便会想到那个时代和那些人。古希腊人鼓励探索行为打入更高的境界,此后那里便一直纷争不断。哲学就是这种高深的探索。因此,它同我们在寻找饮水、夸克或我们的钥匙时所采用的判断方式是一样的,只不过被延伸到终极问题上罢了。

对哲学的目的和正确性表示怀疑,就是在怀疑这种延伸是否是一个错误,怀疑过于自信的希腊人把探索行为引向了一种愚蠢的冒险。这是在怀疑探索行为由其性质所定,没有能力致力于高深的目的。那么,在两千年后,探索对自身的无能有了更明智的看法,它是否应该从更高的境界退出,把终极问题留给像艺术、宗教或政治这样的其他文化媒介呢?简单地,作为一种探索行为的哲学是否已经终结?

如果撇开历史不管,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提出一个问题:哲学的价值或正确性何在?然而这张网仍然铺得过大。对哲学的传统评价是,它的目的是获得一些有关何为真理的知识,确切地说,它讲述什么是真,讲述为什么它是真。判断这个传统的评价是否有道理,将是一项相当繁重的任务。因此我这本书所要阐述的问题是:典型的哲学知识是可能的吗?

显然,哲学家知道不少事情:康德生于何时,胡塞尔影响过海德格尔,机械论是唯物主义的一种,笛卡尔对上帝之存在的论证很成问题,等等。这些例子都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那种知识。在哲学家想获知的许多事情中,有一种他们所研究的知识,使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史和科学。这种典型的哲学知识体现在对这样一些问题的解答之中:有没有上帝?人生的意义何在?科学是真理吗?道德仅仅来自习俗吗?民主制度是正确的吗?这些问题标志着哲学的特殊作用。我的问题则是:哲学探索能够获得这种知识吗?如果不能,为什么?

虽然哲学一直受到怀疑,但是在 20 世纪,哲学却受到了来自哲学家的一连串史无前例的指责。引人注目的是,本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哲学运动——语言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用主义,以及如今所说的“后现代主义”——都认为 20 世纪以前的大部分哲学普遍表现出一些严重的错误认识。最深刻的攻击并非来自一些边缘性的怪人,而是来自本世纪第一流的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他们认为西方哲学是一种错误、一种病态或幻觉的历史,通常所理解的哲学已经或应该终结。

目前关于哲学的争论,一直受着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法国批评流派(如福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吉尔·德勒兹),特别是雅克·德里达的著作的激励。在美国,理查·罗蒂把这场争

论和早先的批判思潮作了著名的综合。这些发展实际上造成了一种我称之为反哲学的新哲学气氛。我这里并不是指对哲学的回避或简单的否定,而是从哲学角度摇撼了哲学的根基,把它——比如说——放在了括号里。不管是对是错,这场运动和后现代主义结合在一起,从而也同美国学术界的“多元文化论”结合在一起,对哲学、文学和社会理论中的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知识习惯进行了批判。<sup>2</sup>我有意说得笼统一些,后面我还会对罗蒂和德里达作更多的评论。这里只要说明一点就够了:它们被普遍视为是对传统上普遍接受的哲学信念和哲学方法的致命攻击,而且——至少间接地——也是对历史上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学术、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攻击。它们也被视为是对启蒙运动的遗产,即对客观性和真理的追求的长达一个世纪的批判的新一波浪潮。不管怎么说,它们把作为探索的哲学放在了令人怀疑的位置上。在这场最新的反哲学风暴中,可以听到过去由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约翰·杜威所掀起的暴雨雷鸣。<sup>3</sup>

哲学的正确性问题,可以说是哲学家所遇到的最尖锐、最有意义、最深刻和最有活力的讨论。它是苏格拉底在面对审判时捍卫自己的哲学(和非哲学)生活的继续,柏拉图的《辩护词》使这事成为不朽。对于相信我们只有一种凡世生活的哲学家来说,与苏格拉底的想法相比,火刑柱历来就不是那么高大。因为哲学如果做不到或不能成为它所说的事情,如果它无助于我们追求自己所选择的目标,那么我们的生命便受到了威胁,威胁它的不是人人终将遇到的死亡,而是命运的浪费,苏格拉底会认为,这种命运比致他于死命的毒芹更糟。

然而,近些年的争论,更多的特点是逃避而不是参与。各方似乎都很高明,避开对话者最艰深的问题,把证明的担子转移给对手,攻击对方措辞上的弱点,同时躲开对方的逻辑力量。逃避的办

法五花八门。共同的手法是不加批判地诉诸常识,以阻止怀疑主义;还有“躲闪法”的运用,它把回答哲学问题的失败变成一项成就<sup>4</sup>;哲学的捍卫者和批评者把一些“形而上学”和“基础主义”的术语简单化和具体化,由此扎出一个稻草人,对它的不合理之处人人都会同意,不必进行论证或分析;表达一种言外之意,好像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哲学家只有史料价值,是运用当代方法时的材料,而不是方法论上的竞争对手;在做出激烈的反哲学姿态的同时,又不加批判地赞成学术、教育和深奥的经文解释,以此避免传统主义和精英主义无所不在的指责。这些反应暴露出想了结争论,不假思索就把它打发掉的愿望,他们是在回避这个首要的问题:我们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有什么道理可言?

显然,一些哲学的捍卫者干脆拒绝严肃看待反哲学的诘难。不过,严肃地看待问题,甚至是最无根基、最没有吸引力的问题,对哲学这一行来说,也是多少有点特殊意义的。因为不管是好是坏,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等于砍倒了大树;用学术同行的话来说吧,不能严肃看待问题的哲学家,就是在浪费好木柴。愤怒和自以为是的怀疑,都不适合哲学家。这里的研究目的就是要接受而不是回避反哲学的攻击,然后再细心地检查一下伤口。

6 不过,我对反哲学是持批评态度的。讲一段个人的经历,也许更能清楚地说明我的观点。在我读研究生的那几年,即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空气中已经散发着德里达和福柯的浓烈气味,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出版于1979年)所引起的兴奋正处于高潮。我和我的同学开始接受专业哲学教育时的时代气氛是,传统哲学大体上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也许除非让从事偶像破坏的解释者对其加以补救。我们开始把哲学的终结哲学化。我们的问题是在这黄昏时分着手哲学化的工作。今天我会避免这种末世论的

比喻,我认识到,哲学的地位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深刻问题,但是究诘辩难的哲学精神依然与我同在。在那种哲学终结的时代气氛中,不管走入哲学时代的代价是什么,我们毕竟有了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一切事物提出问题的愿望。对于任何自认为在捍卫着什么的哲学,我们都要不停地作出怀疑主义的解释。

我对罗蒂著作的赞赏,一直是受一种末世论感觉的诱惑。我以为罗蒂在思考以往几代人的哲学论战,譬如达尔文主义和宗教之间的论战时,一定会有这种感觉。我情不自禁地觉得,罗蒂就像一个一只手抓住对手,另一只手施以痛打的拳击手。如果像他所说,哲学只是一种文学,那再好不过,形而上学和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不过是一种文学现象,因此它的无理之处不会比另一些虚构的文学类型更多。它们自称非虚构的真理,那不过是它们的一道护身符而已。为什么不随它们去呢,就像达尔文主义者不理睬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一样?罗蒂却不想撒手不管,他要和它们作对,他要动员整个哲学界拒绝它们。在我看来,这种关切暴露出他和自己的对手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其程度是罗蒂本人所不愿承认的。当然,这种连续性并不会证明他的对手正确,只是使他们难以逃脱罢了。

我们就会看到,对哲学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例如,把它理解成对真理的探索,理解成讲述什么是真以及它为何是真的尝试。我下面把这种哲学观称为认知(episteme)的学问。此外也可以把哲学理解成有所作为的尝试,譬如说想改善这个世界或重构经验。这种哲学是实践(praxis)的学问。最后,也可以把哲学理解成用自己有质量的价值从事的建构,譬如说,它是一种体验世界的模式。这是创造(poiesis)的哲学。

在西方传统中,哲学一直主要是对真理的探索,尽管它的所为不限于此。人们一直在追问得到这种真理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近

代传统中,为哲学的求真欲望辩护的一种特别有影响的方式,可以称之为**基础主义唯实论**(foundational realism),或简称为“基础主义”。定义唯实论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二章予以讨论。不过我们现在就可以说唯实论是这样一种观点:至少我们的一部分判断,就这些判断的对象而言是正确的,并且它们所判断的东西是独立于判断的。正像通常所言,对于唯实论者,我们的知识反映着世界的真实过程。基础主义则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哲学所追求的是一种终极知识,因此它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知识。作为对唯实论的一种印证,基础主义经常暗示某些终极知识的“根基”是所有其他的知识。

基础主义唯实论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受到致命的攻击。它最大的弱点是,它相信能够获得根本的或不容怀疑的知识。对于许多20世纪的哲学家来说,甚至难以想象有这种知识。我们好像并没有这种不容辩驳的哲学知识,一旦清晰而准确把它们表述出来,便再也不能对其有所怀疑。有些关于这个世界的特殊类型的判断,不管它是先验的形而上学说明、和理论无关的感觉,还是极鲜明的直觉,会立刻被世界所证实,因此它是不容批判的或“享有特权的”——这种观点再无任何道理可言。批评这种直接得到的习惯性判断的**特权或存在**,是在攻击基础主义唯实论时所采用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

对基础主义唯实论的不合理性作出回应的有两类互有关联的方式,**非基础主义唯实论**试图保留唯实论,但放弃对根本知识的渴求。它最著名的形式是,通过减少在为哲学主张提供辩护时所必需的确证类型,对哲学的目标加以限制。在科学哲学和认识论中这种立场尤其常见。与此有关的另一种方式是,力求恢复体系化的或形而上学的哲学,但是同意这种体系的正确性只能是一种假说,绝无确定性可言。因此它也限制基础主义哲学惯于追求的确

证类型。非基础主义哲学家坚信,哲学方法还存在着第三种选择,它既可避开传统的基础主义这个女妖,又可躲过后现代主义和反哲学的怪兽。

这头怪兽,即第二种态度,并不想维护哲学讲述何者为真的能力,而是要去批判这种能力。它是反基础主义的,在哲学知识方面,它是反唯实论的。也就是说,它否认哲学工作能够获得任何无愧于唯实论知识这一称号的东西。<sup>5</sup>这是一种反哲学的态度,因为它要动摇传统的哲学观念。这就是说,它认为哲学历来所追求的那种知识是不可靠的。这些批评家似乎使自己处在一种自相矛盾的立场上,因为他们为了摧垮哲学,显然是在从事着哲学。我们就会看到,反基础主义哲学家非常机智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应当指出的是,这些激进的哲学尽管一般都避免任何认识论的讨论,但是为了批判唯实论,它们至少必须不明言地涉及到认识论。因此,为了理解它们对哲学的新批判,我们必须揭示唯实论和反唯实论的真相。我认为,在有关的哲学家中间,存在着三种形式的反唯实论:相对主义、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把最后一种列在这里好像不太合适,不过我们就会看到,在某些条件下,自然主义也可以是反唯实论的)。

实用主义这个长期受到忽视的典型美国思想的成果,在近年来的哲学中显然已经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灵活多变的演员。从传统上说,实用主义为了维护哲学知识的可能性一直是与非基础主义的纲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就会看到,非基础主义也总是包含着某种实用主义要素。实用主义也许正是为了这一目的,由非基础主义哲学思辨的捍卫者查尔斯·皮尔斯所创立。不过我将证明,实用主义本身是反唯实论的,而且十分激进。在适当的环境下,它完全能够背叛非基础主义哲学,拥抱自己的反哲学对手。这种实用主义的反哲学也正是里查·罗蒂的贡献。<sup>6</sup>



因此,如我所示,那些既想保留哲学作为一个求知概念,又想避免失去信任的基础主义唯实论的人,必须在非基础主义唯实论或反基础主义与反唯实论之间作出选择。然而还存在着一个更根本的选择。坚信作为求知活动的哲学与基础主义唯实论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相反,对上面提到的选择感到不快,一个人会完全拒绝作为一种求知活动的哲学,只把哲学看作创造或实践。这种完全致力于实践的做法,在当代哲学中是难得一见的。做一名求知的实用主义者,也就是相信真理的标准只能在行动中找到。采取一种完全是元哲学的实用主义,也就是用实践代替认识,从而也就是相信哲学的目的就是善或成功而非真理,或者说,真理无非就是善或成功。大多数实用主义者都停留在这一结论上。然而有一位哲学家却放弃了认识而赞成实践,他就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在他晚期的著作里,否认哲学是一种寻求真理的活动,即使当真理被正确地或恰当地呈现出来时也是如此。这使他成了哲学是求知活动这一观点最激烈的批评者。但是,作为实践和创造的哲学不管多么有意义——下面对此还会有简单的讨论——本书的目的却是要理解作为一种求知活动的哲学的意义(因而本书实际上没有提到海德格尔)。

这部著作中的主要各章,将探讨我刚才大致勾画出的不同思想形态的典型代表。查尔斯·皮尔斯是个基本的人物。皮尔斯在论证一种非基础主义唯实论时,实际上提供了一块反唯实论的丰饶之地。他建立了批判现状的典型表述;他认可自然主义;利用不同类型的相对主义,尤其是常规主义(conventionalism);当然,他也创立了实用主义。在考察了皮尔斯的“反”唯实论(第三章)和各种与皮尔斯的意图相近的非基础主义唯实论(第四章)之后,从第五章到第九章,我们将对各种借助于反唯实论来取代基础主义唯实论的尝试作一考察。